



唐世說新語卷之五

瑯邪王世貞校

忠烈第八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獺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曰吾荷朝廷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授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

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果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爲賊所擒仁果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埋感脚至膝射而殺之垂死聲色愈勵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諡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件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癯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師張貴問達曰汝識我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詔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當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

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是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陷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慟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在守死數謂諸將曰

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赴諸君也俄爲麾下所殺後太宗幸河東嘉其忠節贈蒲州刺史

屈突仲通爲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旣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

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湘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戮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耿身古人無以過也然善惡大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誡惟死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國形於凌烟閣

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藏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昇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縫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



原件短缺 缺5.6页

吾有子不能自明不知汝之忠也卽今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玄宗卽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駮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良守器往羅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憤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量之寃以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冉祖雍等奏言湘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妹一弟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春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往者則天欲立湘王爲太子湘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構虛中宗納其言乃止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存疇昔就執事豈以兩兒爲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尙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慕張綱爲人因改名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埋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統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

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爲尙書左丞周齊王女嬀居綱以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王至順陽門泣拜而去衆咸歎其貞謂忠烈之士也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竇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竇嘉勗能重名節事高彙向幽途已徃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謂徒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節死

無恨焉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瓠

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害苦心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章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爲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刳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得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

父被殺二十餘年間諸典禮父讐不同天畢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寃情今恥旣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儀父智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彛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體事以孝聞果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謇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年伺季重等酬讎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
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寒
跣霜脚指皆墮旣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
察御史鴻臚丞爲來雋臣所構害時人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尙禮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
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
歿焉審禮諸子詣闕自拘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
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求父比至審禮已卒

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徒跣
萬里護櫬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審禮工
部尙書謚曰儔審禮刑部尙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
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
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閨門二百餘口人
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周興所陷繫于彭城
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以衣投于地
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

舉無與比而橫遇寃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忠信爲首領所保匡謹獲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之從荷甘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于州郭以狀聞敕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藜葦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雞子數日鷦鷯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生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于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瑄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瑄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

表於斧刃言復讐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
時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合從矜恕
張九齡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爲
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讐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
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
讐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
下詔曰張瑄兄弟同殺推問欵成律有正律俱合至
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讐或言本罪寃
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濟人期于止殺咎繇
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
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瑄琇旣死士庶痛之爲
作哀誄牘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
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於其所其爲
時人之所痛憚者如此

唐世說新語卷之五

唐世說新語卷之六

瑯琊王世貞校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為煮粥火熱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為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一牀而已除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期無留事高宗大

漸敕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高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示百寮元常奏曰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悼惜之

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壯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所感旋降敕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致畢構爲益州長史慕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

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求姦諸使之中
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
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
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
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
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
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變服親事
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
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
亡業撫愛其子如已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
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弟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
歡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
謂學仙歸椽棗花重發鷓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
道犯贓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爲讐人所發侍

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以當罪兄弟爭死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喪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啟事便加手刃後事泄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廻臣

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
大亮性志忠謹雖妻不見情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
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
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葉之無後者三十餘柩送終
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
臨終嘆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
人言終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含親戚孤遺爲
大亮而鞠養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服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
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
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
及爲岐州刺史人或私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
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
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
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
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

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亡御史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而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累召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旣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勲在位畧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座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賞亟薦用焉

薛收隋吏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

唐世說卷六
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之東宮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官寮以解之流挺珪于雋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亡無何挺等徵還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沒儀令崔賢首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于將軍何常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卽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

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稅及宿衛大小交卽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臨國及凱旋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迂于行在太宗喜悅問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耶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之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笑曰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命就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詵江陵平授秘書郎直中書校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反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勲非舊澄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以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也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

唐世說卷六
恐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盡能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元軌高祖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恒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封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慙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倉死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則天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僚勸進憲子承家託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隨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爲詹事府主簿與諸儒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修

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
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
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畧陳五孝諸儒難問相
繼酬應如嚮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
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是知孝德之益爲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畧
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迫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
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
代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
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致俸祿先兄
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
義勿辭弊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嘗遇所親見修文殿御覽
閱之熹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

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生任奕任異少
孤長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矣
惜殊宗而代踈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
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
弟不可兩牧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
才則楚金不如請■退時李績爲州牧嘆曰貢財本
求財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

第遷刑部尚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嘆曰皇天
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
爲之歔歔須臾陰雲四塞若有■疾獨不署
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
先風由是召拜晉王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趨
對仁狄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
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

唐世說卷六
十一
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
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
東南遺寶特薦之并州法曹其親在河南別業仁傑
赴任于并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
居近此雲下悲泣佇坐久之候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雋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
覽宣城人而家于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臥各
言其志處雋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
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
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視濟等
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
所恨末途屯躓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
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
宦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叅選引注之
來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
平生一時之美智周後爲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

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而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爲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爲峻曰魏公且全矣已爾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座見其子狼狽也峻曰魏公忠而獲罪峻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嘆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思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于番禺匿志州叅軍敬元禮家吏援獲之與元

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屈于境部人以原蠶蠶書旌敬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機若斯思貞曰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儀義僕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攷入下課者柬之嘆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幸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

唐世說卷六
十四
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以遷之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穉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崔玄輝等誅討

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庶人沛兄陟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何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于畚
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皎皎爲桂州都
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于桂州利貞屢移牒索
之皎終不遣湜又切逼皎遣幽求皎報曰劉幽求有
社稷大功窮投于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
耶幽求懼俱不全謂皎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
可全徒仰累耳皎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皎如獲罪
放于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
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于都場以州
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
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
制集于京吏部員外蔣欽緒考琬策入高宗
謂琬曰今日非友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
聽涅槃經于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
此高郵主簿歎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耶未舍

不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已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卿丞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間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

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已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雋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庭之事陛下過聽引臣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翼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天兵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時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

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卿弟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尚簡易喜䟽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耀玄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

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徒失職
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
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
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
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
一好官闕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
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
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誥爲給事中頲上表陳
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祈奚
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誥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
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
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
又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
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
事

唐世說新語卷之六

六

唐世說新語卷之六



